

12.13 警报凄厉 南京泪流无声

他们曾见证那段历史!



昨天上午10点,刺耳的警报在南京上空拉响,声声凄厉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,5000多人参加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72周年仪式,阴冷的冬日里泪流无声。随着和平的钟声敲响,数千白鸽振翅飞向蓝天……12月13日,这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;72年前的这天,南京沦陷,这一天开启了一个永载人类历史的灾难,30万同胞陆续惨遭屠杀。

夏淑琴、伍正福、余子清、李秀芬、赵斌、李高山……他们都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,七八十岁的高龄挡不了祭奠的脚步。“我们一大早就来了。”寒风中,他们站着,诉说着那段不堪回首的血泪记忆。10点钟,凄厉的警报声划过城市上空,眼泪在他们脸上无声滑落,“1937年,那时的警报比现在急……唉,那时,一听到这个声音,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往防空洞跑……”余子清抹着泪水说。

夏淑琴:官司胜诉让我感到欣慰

与往年不一样,夏淑琴除了悲愤外,这次还有一点点欣慰。

1937年12月13日,只有8岁的夏淑琴,眼睁睁地看着日本鬼子举着刺刀闯进了她家,身中三刀的她失去知觉昏死过去。待她醒来,祖父母、大姐、二姐、父母及尚在襁褓中的小妹妹全死了,只有她和仅4岁的妹妹还活着。两个小孩子躲在家里,仅靠家中一点剩余的锅巴充饥,艰难地生存了14天。

转眼,7个老人就这样没了。夏淑琴的心在滴血,但是日本右翼却公然出书称这是杜撰,再次在老人未愈的伤疤上撒了把盐。今年,夏淑琴老人与日本右翼的这个官司胜诉了,首次让她有了一点“轻松”的感觉:“这是我打赢官司后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,心情虽然不好,可是多少有点欣慰,至少日本政府承认我是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说。

昨天,一个大大的“奠”字嵌在哭墙上,下面是一束束紫色的鲜花。“一走进纪念馆,我就会想起被日本兵残忍杀害的母亲。”76岁的余子清已经满眼泪水,他一遍遍擦着哭墙上的名字,“他们和我母亲一样惨啊!同胞们,请你们安息吧!”和余子清一样,72岁的赵斌在那场战争中失去了父亲:“我是1937年12月8日出生的,我刚出生两天,父亲就参加了抗日,结果被日本兵害死了。父亲去世后,母亲的身体一直很差,在我12岁那年也离开了人世。”

赵斌告诉记者,每逢特殊的日子,他都会到纪念馆来祭奠自己的父亲和其他被日军屠杀的同胞。“今天是个让人心碎的日子,每年这个时候,我的心情就异常沉重,异常怀念遇难的亲人和同胞……历史已经过去了70多年,我们不要记住仇恨,但一定不能忘记那段苦难,希望历史不要重演。”

潘开明,是一个从死尸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。日军进城的第2天,潘开明被抓走了。到第3天下午2点多钟,日军用绳子把他捆起来,和300多人一起押到下关炭炭港。大约快到下午4点时,他们把人集中起来,用机枪扫射。潘开明眼冒金星,昏了过去。后来,死尸把他压在底下,直到晚上九点钟他才醒过来。抬头一看,还有几个人活着,有的被绳子捆着。他们互相解开绳子后,就各自逃命。潘开明顺着铁路,走到江边把身上的血洗掉,然后去附近人家要了一件衣服穿上,一天之后才逃到姑妈家,得以幸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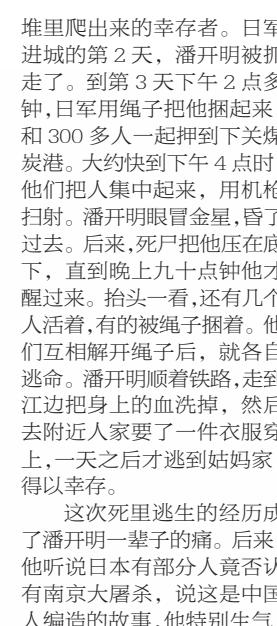
这次死里逃生的经历成了潘开明一辈子的痛。后来,他听说日本有部分人竟否认有南京大屠杀,说这是中国人编造的故事,他特别生气,



幸存者李秀芬



幸存者哈梦鹤



潘开明,是一个从死尸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。



广场上,群众悼念同胞



他们来纪念这个日子!

来自波兰奥斯维辛、美国旧金山、加拿大温哥华、韩国首尔、釜山,日本东京、京都、大阪、名古屋、秋田及中国香港、台湾等海内外和平友好人士也参加了昨天的悼念仪式。其中,奥斯维辛集中营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克里斯蒂娜·奥列克斯、该馆国际交流中心主任阿奇奇亚是第一次来到南京,也是第一次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参加和平集会和悼念仪式。

克里斯蒂娜:想把大屠杀展览办到欧洲

仪式结束后,余子清与赵斌相约来到哭墙前,1万名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名字,密密麻麻,“每个名字的背后都是一段血泪史!”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说。

昨天,一个大大的“奠”字嵌在哭墙上,下面是一束束紫色的鲜花。“一走进纪念馆,我就会想起被日本兵残忍杀害的母亲。”76岁的余子清已经满眼泪水,他一遍遍擦着哭墙上的名字,“他们和我母亲一样惨啊!同胞们,请你们安息吧!”和余子清一样,72岁的赵斌在那场战争中失去了父亲:“我是1937年12月8日出生的,我刚出生两天,父亲就参加了抗日,结果被日本兵害死了。父亲去世后,母亲的身体一直很差,在我12岁那年也离开了人世。”

赵斌告诉记者,每逢特殊的日子,他都会到纪念馆来祭奠自己的父亲和其他被日军屠杀的同胞。“今天是个让人心碎的日子,每年这个时候,我的心情就异常沉重,异常怀念遇难的亲人和同胞……历史已经过去了70多年,我们不要记住仇恨,但一定不能忘记那段苦难,希望历史不要重演。”

潘开明,是一个从死尸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。日军进城的第2天,潘开明被抓走了。到第3天下午2点多钟,日军用绳子把他捆起来,和300多人一起押到下关炭炭港。大约快到下午4点时,他们把人集中起来,用机枪扫射。潘开明眼冒金星,昏了过去。后来,死尸把他压在底下,直到晚上九点钟他才醒过来。抬头一看,还有几个人活着,有的被绳子捆着。他们互相解开绳子后,就各自逃命。潘开明顺着铁路,走到江边把身上的血洗掉,然后去附近人家要了一件衣服穿上,一天之后才逃到姑妈家,得以幸存。

这次死里逃生的经历成了潘开明一辈子的痛。后来,他听说日本有部分人竟否认有南京大屠杀,说这是中国人编造的故事,他特别生气,

日本友人:每次来我的心里都很痛

在悼念仪式现场,还有一些日本人。他们同样神情严肃,有人暗自垂泪。已到过纪念馆多趟的竹渊龙桃先生表示,“每一次来我心里都感到很痛,很悲伤,每一次都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和平的重要性。就是想通过我们的实际行动感染和带动更多的日本人,让他们正视历史、铭记历史。”竹渊先生则希望日本民众通过亲身访问南京,来感受这座城市曾经遭受的苦难和悲哀,“为了不再发生那样的悲剧,我们愿意用自己的微薄之力为中日友好而努力,将与中国人民的友谊传递给子孙孙孙。”

快报记者 毛丽萍
见习记者 鹿伟

<p